

小鸟闯进我屋里



刘月新 著

小鸟闯进我屋里

刘月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鸟闯进我屋里/刘月新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07-5453-2

I. ①小…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3338号

小鸟闯进我屋里

作 者 刘月新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曹 萍
封面设计 蒙 希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8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453-2
定 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让我们记录生活中的每一次感动

——读刘月新散文集《小鸟闯进我屋里》

红 孩

某一天某一刻，忽地你的手机响了，不等你说话，对方会当即问你——你是红孩老师吗？我说我是红孩，对方马上告诉你他（她）是谁谁。然后，他（她）会说读了你的什么作品，在某个会议上见过你，你讲的话有多么多么好。总之，全是一大堆恭维你的话，让你心花怒放，笑逐言开，美不胜收。等你听得甜得腻得差不多了，对方便会说你在北京吗？我最近几天要去拜访你，或者说最近几天你忙吗，如果不忙请你务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是什么什么之乡，诞生过某某名人，言外之意，你必须来，你如果不来，你就真的有点拿架子，装蒜啦。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得去一趟。这样的情形，我相信有无数的人都会遇到。不知道别人如何想的，我是一点也不烦。我把这样的贸然造访者，看作是一只小鸟，他（她）突然闯进你的视野，与你邂逅，那将是人生多大的缘分哩！

我与山东庆云的女作家刘月新的相识就像有一只小鸟突然闯进我屋里的感觉。只是刘月新高大的个头不大像小鸟，起码像喜鹊，像丹顶鹤，特别是她的快言快语，爽朗的笑声，让你觉得真是一只快活的喜鹊呢！说来也巧，几年前，我到山东东阿县采风，回来写过一篇散文，就叫《黄河岸边的喜鹊》。刘月新本是河北沧州人，他的家乡与山东庆云县只有三十几里的路程。或许是民风接近的缘故，在刘月新的作品里，你已经很难看出她写的究竟是河北还是山东的

特色。我曾多次讲，文学创作一定要有地域性，刘月新作为我的文学粉丝，一直追捧我的观点。可是，一旦落实到她的作品里，反而地域特色并不十分明显。这不怪刘月新，怪我没具体讲清楚。我们说的地域，指的是大的地域体系，它涉及文化传统，语言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就沧州和德州而言，这么多年来，虽然也出现过祖籍此地的王蒙、蒋子龙等名家，但他们的作品里几乎看不到这里的地域特色。这多少是他们的遗憾，假如他们能写出充满地域特色的作品，以他们的才气，或许会有更加不朽的作品传世。

关于地域文学写作，我是一贯倡导的。近年来，我到很多地方讲座，跟业余作者交流最多的问题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是社会学范畴；怎么写，是艺术美学问题。地方业余作者不缺生活，缺的是发现生活，提炼生活，缺的是通过发现写出引起共鸣的作品。如何发现生活中的亮色，看似容易，实则很难。就大多数作者而言，往往发现不了生活中闪光的细节，总认为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于是到各处去采风，去行走。当然，到各地走一走，长长见识，激活一下惯有的僵化的思维，这没什么不好。但那样的作品写得再多，往往也缺乏厚度。对于掌握一定写作技巧的人来说，对采风来的题材或许还能写好，可对于一般性的生活型写作者就很难说了。因此，我希望业余作者要很好地挖掘身边的直接经历的生活。只有悟透了熟悉的生活，再运用适合自己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表达习惯，作品才会写得出彩，写得有神韵。

刘月新在行政机关任职，甚至还一度担负着县里的招商工作，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但她并不因此而对文学创作松懈。有几次她到北京开会办事，顺便到家里来拜访我，交谈中，她总会拿着一个本子，不停地记录我对文学创作的一些心得。有时她的司机就在旁边坐着，她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她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在县里，她工作之余，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在我们认识的两年时间里，她创作的散文能有几十篇，其中有五六篇还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上，为我们报纸添色不少。

刘月新的散文大都从现实生活着手，真实地记录着每一次的感

动，而且极其重视细节的发现。譬如，那篇生动的《小鸟闯进我屋里》。作者不经意间看到办公室里飞进一只麻雀，她既没有抓它，也没有赶走它，而是做了极细致的观察：“此时，小鸟啾啾地叫着，两只小腿不停地在那里摆动，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来了兴致，干脆停下手中的书，身子向靠背上一倚，双臂抱架与它对视起来。这只小家伙身子肥肥的，羽毛亮亮的，像个球儿，很是精神。看得出，是只雏儿。它啾啾地叫几声，向前跳跃几下，然后瞅瞅我；又叫几声，又向前跳跃几下，再瞅瞅我。我坐着，一动不动地欣赏它的表演。它越来越放松，从画框跳到画轴上，一落脚，画轴轻轻动了一下，就赶紧飞落到挂画的钉子上。小东西，真聪明。它左右扫视了一下，啾啾地叫几声，又从这个画轴跳到那个画轴上。在西墙正中那幅大字“梅香”的上方，它竟然低下头来，面朝大字深情地望着，好像头要钻到字里去。它想干什么呢？是故作风雅，还是闻到了墨香？它瞅瞅我，我一动不动。”再如，在《一路欢歌响叮当》中，对于女儿的观察：“凌子上幼儿园了。她背上双背带的小书包，俨然一个小学生。每当从幼儿园里接回她，她把书包从背上解下来，拉开拉锁，哗地一下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床上，然后很像回事地写画起来。她拿一块粉笔，在大衣橱上画了一个很大的不规则的圆圈，回头问奶奶，奶奶你猜这是什么？奶奶没好气地逗她，俺不知道。女儿倒不生气，耐心地跟奶奶讲，这是鸵鸟蛋。奶奶不置可否，哪有这样的鸵鸟蛋？谁家的鸵鸟蛋有这么大？有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蛋。不用问，她这是现学现卖来了。凌子活泼好动，说话做事总是比姐姐安琪快半拍。我有时拿出她们幼儿园里的教材想检验一下学习成果，本来是想问姐姐的，我刚一发问，凌子站在身后抢先回答了出来，我们乐，她呲开一口小牙也跟着乐起来。”这样的细节描写，谁看了不心动呢？

好的叙事散文一定得益于细节的发现与描写。同时，这种描写决不是孤立的没有目的的描写，它必须倾入作者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要最大限度地和读者产生共鸣。只有这样，你的散文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刘月新的散文好就好在她做到了叙事与抒情的统

一。在我与刘月新的多次交流中，她也曾几次谈到对文史类散文的看法。她说，那些名家的文史散文好像挺有学问的，但读着就是打不起精神来。因此，她更钟情抒情散文。在建国60周年之际，我受出版社委托，主编了一本《中国抒情散文100篇》，刘月新拿到后爱不释手，承蒙其厚爱，亲切的称之为“枕边书”“手边书”。像刘月新这种类型的作者具有普遍性，很多作者总怀疑自己偏爱某一种类型的作品是不是有点偏食？诚然，人吃全食最好，可谁能做得到呢？我以为，吃偏食固然营养不全，可在另一方面也是偏得啊。人一生选择什么，有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从目前刘月新创作的大量的亲情、乡情、生态以及人生感悟的散文看，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的创作之路走得很正确，而且非常地适合她。至于语言的娴熟，技巧的多变，我觉得在以后的创作中，她会更加地得心应手。过去人们不是常说，好姻缘是等来的吗？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好作品也是等来的。刘月新少年时就做文学梦，人到中年才真正发力写作散文，以她的经历和才气，在散文的大家庭中一定会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我真心地看好她！

2011年7月25日 西坝河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秘书长，著名散文作家、理论家）

目 录

第一辑 亲情悠悠

找 娘	1
三十六里路	6
下雪的日子	10
美丽的衣裳	15
回 家	17
体 验	22
灯	27
婆婆的眼泪	31
小竹筐	36
卖竹筐	39
一夜未眠	42
上帝派来的天使	46
一路欢歌响叮当	51
生日断想	53
千纸鹤	56
米面馍	58
母亲戒烟	60
那一跪，是祝福也是承诺	63

蝴蝶泉边的遐思	156
亲近桑椹园	160
秋游珍珠泉	163
森林公园里的“义和香雪园”	167

第五辑 体悟与感动

天堂事，人间事	171
借一线光明	176
感 动	179
冬日的暖阳	183
一双洞穿寒夜的眼睛	186
水饺里的“爱情”	189
大明湖的眼睛	191
圆“梦”	194
难忘邻里情	197
家庭的守望者	201
说长道短	205

第六辑 子夜阅读

一道丰美的文化大餐——我读《中国 60 年抒情散文 100 篇》	209
雪山无雪，雪山有莲——我读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	213
一幅美丽的画卷——我读丁吉槐散文集《老井》	217
静水流深，大道至简——我读尧山壁老师的亲情散文	219
平原上走来泣血的歌者——我读李登建的散文	222
距离很近又很远——我读倪萍的《姥姥语录》	225
后 记	229

找 娘

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惺忪着眼四处找寻，看看娘不在，奶奶也不在，只有那个“小不点儿”妹妹在炕里头睡觉。外面一丝风也没有，院墙外头枣树、榆树上的知了嘶哑着嗓子“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像是要把天叫破。它们是不是想把天震破个大窟窿，好让天下大雨啊？

我小心地溜下炕，来到外屋，发现奶奶还是不在。我揉了揉眼，迷迷糊糊地向门洞走去。奶奶的说话声，通过门洞，从过道里传了过来。我扒着大门的边向外瞅，看见奶奶在剁猪菜。她把小木板放在地上，旁边有一个大柳条筐，筐里筐外都是黄茎菜，是猪爱吃的菜。

本院的三奶奶，三奶奶家的大媳妇——也就是我的婶婶，都拿个“小床子”（家乡的一种小板凳）坐在过道里，婶婶在织毛衣，三奶奶拿着把蒲扇在摇着。婶婶家大我4岁的小云姐姐和与我同岁但大我将近一年的院生哥哥，围在婶婶身边挖土窝儿。婶婶不时地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跟奶奶、三奶奶说着话，只有奶奶低着头，把板子剁得山响。

小云姐姐招呼我过去玩，院生哥哥走过来拉我，并递给我一把削铅笔用的小刀，我怯怯地走过去，跟他们一起在地上挖起土窝儿来。我们挖着土窝儿，不知不觉地，太阳跑到房顶的西面去了，过道里的阴凉地儿越来越大。忘了是小云姐姐还是院生哥哥，缠着婶婶要吃甜瓜。于是，小云姐姐和院生哥哥，欢蹦乱跳地跟着婶婶去生产队的瓜园里买瓜去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树上的知了叫得不那么欢了，是不是它

们也知道小云姐姐她们走了，没有人听它唱歌了？要不，就是嗓子给喊破了，叫不出声了？真可笑，它们也没把天给震个大窟窿，因为天没下雨啊，天还是那么白白的，亮亮的，太阳照常烤得慌。

婶婶她们走了以后，三奶奶搬起小床子也回自己的家了，奶奶回院子不知又忙活啥去了，我一个人在过道里，忽然觉得没意思起来。

找娘去！我忽然这么想。对，找娘去，就跟婶婶她们去。我坚定了信心。我不知道婶婶她们出村后去了哪个方向，更不知道娘跟生产队的人们在哪块田里干活，一个人就这么毅然决然地迷迷糊糊地出了村。

娘在哪里？娘在干什么活儿呢？是用铁锹在翻地，还是在挖沟？有一次，我跟哥哥去给娘送饭，娘正在挖沟，手背皴裂了，流了那么多血；娘在用镰刀割麦子吗？那天我跟姐姐去打菜，看见娘和队里的人们正比赛割麦子，娘的镰真快啊，别人都追不上她，那天娘还送给我一窝割出来的鹌鹑蛋；或者是娘在打水浇菜？要是娘在浇甜瓜有多好啊，小云姐姐她们就是去买甜瓜了……

我敢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第一个大决定，也是一次大的行动。在以后的多少年里，我一直为我的这个决定而自豪，认为我终于会用大脑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了。它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溅起了一朵浪花，荡起了一层涟漪。如果说，我的大脑是一块记忆的调色板的话，那么，我的这次行动就是那块调色板上第一笔浓彩！

在村子西头，有几个大孩子凑在一起看小孩儿，旁边还围着几只狗。那狗们有的趴着打盹儿，有的坐着摇尾巴，有的慢悠悠地走过来走过去像是在散步。我瞅着它们一点都不害怕，只是觉得这些狗不如我家养的好看。我家的狗一点也不厉害，妹妹抱着它的头亲亲，它就乐得摇尾巴。那只溜达的狗看见我了，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一边走还一边闻着什么。眼看它的嘴都快凑到我的嘴上了，开始我并没有打算哭，可是吓得不行，还是哇的一声哭了。那几个大孩子见我哭就站在那里直乐，这时正巧一个大人挑水路过看见了我，就把那狗给吓跑了。

我出了村子向西走，哪里还有婶婶和小云姐姐、院生哥哥的影子？我只想找到娘，可娘在哪里？找到娘以后想干什么呢？是想叫娘抱抱亲亲，还是想叫娘给买甜瓜吃？娘要是见了我，会不会夸我？会不会打我？出了村，我不知走了多远的路，也不知走的是大道还是小道，就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啊！

道边儿的沟坡上长满了高高的草和好看的花儿，有青青菜，燕子尾，小老鼠苗，还有牵牛花，墩子草，这些我跟娘下地时都见过，还有一些我就不认得了。沟里的水很多，都快和道儿齐着了。水里也有草，也有菜和花儿。我不敢往水边上靠，娘说水里有“淹死鬼”，淹死鬼见到小孩就会把他拖进水里淹死吃掉，就再也找不到娘了。

地里的棒子、高粱长得可真高，都快长到天上去了。道儿两边都是密密的枣树。树的脑袋可真大，这边盖着半边道儿，那边盖着庄稼棵。树上的小枣青青的，还没长大。枣树趟子里也有花和草，还有小虫在爬，有花蝴蝶在飞。姐姐给我逮过花蝴蝶，还逮过蜻蜓哪。我瞅见一只花蝴蝶，和姐姐给我逮过的一模一样，好看极了。它正试着落到一棵“满天星”上，我猫着腰走过去想抓住它，可还差好几步远呢，蝴蝶拍拍花翅膀飞走了。我眼瞅着它飞得很高很远，直到再也瞅不见它。我想，要是姐姐在有多好，姐姐准能逮着它。哥哥在也成，哥哥还给我逮过家雀呢！

花蝴蝶飞走以后，我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当我的眼光再次落到满天星上的时候，忽然，我想起了那天姐姐和她的伙伴们玩的一个游戏，想起了“小狗狗”。于是，我蹲下来，凑近满天星仔细瞅了瞅，上面果然有小狗狗（形似跳蚤但比跳蚤小得多的一种小虫子）在爬。那天，我跟姐姐她们下地打猪菜，不知是谁扯下一支满天星，说上面有小狗狗，双手把花和小狗狗扣起来，用嘴使劲儿一吹，说一声“变”，再打开手，就能把小狗狗变没。那天我们玩得可欢了。今个儿就我自个儿，我要玩个够。我坐在枣树趟子的畦背上，扯一支，吹一支，扯一支，再吹一支，那个乐啊！不知玩了多大一会儿，只见面前扯下了一大堆的满天星，那些小狗狗也不知都被吹到哪里

去了。我低下头来找小狗狗，但又有另外的新发现，我的目标又转移了。

在树趟子里，由于土质坚硬，乱草又多，还有树的遮挡，蚂蚁在那里筑了好多窝儿。我瞅见一个蚂蚁窝儿，细细的，高高的，像现在发电厂耸立的烟囱，有很多蚂蚁出出进进，爬上爬下。它们爬进洞的时候，嘴里总是叼着点东西，或许是吃的东西吧。有大一点的东西拖不动时就两只蚂蚁抬，但是从洞里出来时就轻快多了。也有不往洞里爬的蚂蚁，它们往树上爬。我凑近一棵枣树，往树干上一瞅，嘿，黑压压的一片。那些黑黑的树干的“皱纹”里，爬着很多大大的蚂蚁，它们“嗖嗖”地爬得飞快。也真是怪，它们不去窝儿里，难道去树上睡觉不成？

“吱吱吱”，“吱吱吱”，突然从地里传来尖尖的叫声。这从天而降的声音，吓得我浑身一抖，头发都炸起来了。是什么东西叫得这么响？哦，我想起来了，这是老鼠的叫声。在炕上睡觉时，我就听到过这种声音，奶奶说，是老鼠在打架。是不是老鼠趁奶奶不在屋也跑到地里来了？

正在我惊恐万状的时候，一只大蛤蟆从地里突然蹦到道上，横在了我的面前，打得它身后的棒子叶沙沙地响，我尖叫着倒退一步，两手攥拳端在胸前，不住地哆嗦着，无助地哇哇大哭起来。

娘，多好多温暖啊！能像小云姐姐、院生哥哥那样，天天守在娘身边，有娘哄着，有娘疼着，有娘护着，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想到娘，我忽然记起了我出来是找娘的。可娘在哪里？我今天能找到娘吗？娘知道我在找她吗？娘是不是也在找我啊？平时我是不能天天守着娘的，因为娘要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啊。想到这些，我顾不得哭了，得赶紧找娘。

我走过了好多地方，一会儿绕沟，一会儿爬坡，懵懵懂懂地还记得钻过棒子地，在枣树趟子里让棘棵子划破了腿，让“霸脚儿”“霸”着了手。我抬头东望望，西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再抬头望望天，天又高又小，让棒子棵、高粱棵和枣树给挡起来了；我还看见了一大片水，好大好大的，比我家门前的那个湾大多了。我当然

不能下水，娘不让下水，可我又绕不过去，我着急了。不知从啥时候起太阳不见了，周围灰蒙蒙一片——天黑了。

走啊走啊，找啊找啊，找不到娘我的心慌了。我惶恐无助地又大哭起来。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我的大脑失去了记忆。

后来，奶奶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当她老人家发现我不在过道里的时候，惊得六魂都出了窍。东胡同，西过道，房前屋后，湾边沟旁，翻江倒海地找疯了。奶奶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跑着找着，见人就问，见水井、水沟就瞅，后来干脆就拿根竹竿到水里去搅和了。

奶奶找我，村里的婶婶大娘叔叔大爷听说了，也都急得跟着找。就在奶奶几乎绝望了的时候，本村同姓的一个叫小六的叔叔把我抱到了奶奶跟前。奶奶见了我，一下子扑上来，连声道谢的话都没顾不上说，就瘫坐在了地上。

后来我常想，我与小六叔叔一定是前世有缘，或许他前世就是我的亲叔。如若不是他在那天天黑前及时发现了我并把我家抱回家，我不知要走到哪里去，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幸，我的家人会急疯……。在我懂事以后，每当见到小六叔叔，就觉得很亲很温暖，会主动走上前去跟他说话。参加工作以后，一次回家听母亲说，小六叔叔跌伤做了个手术，我赶紧买了补品去看望他。我想，我们前世结下的缘今生今世是解不开了。

那天，当我重新站回到奶奶跟前时，活脱脱变成一个小泥猴，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奶奶给我洗着澡，我边哭边一个劲地唠叨：奶奶，找不到娘；奶奶，找不到奶奶；奶奶，找不到家……奶奶的眼泪和着洗澡水啪嗒啪嗒地直往水盆里掉。

后来娘对我说，那天，她收工后照样没有回家，像往常一样，把锄头让本家的姑姑给扛回来，一个人背起大草筐去了更远的地方。当娘驮着满天星星和一大筐青草回到家，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后，抱着我的头呜呜大哭起来。

晚上，我开始发烧，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一惊一乍地喊着叫着。奶奶、娘守在我的身旁，轮流着用白酒给我搓了前心搓后背。

爸爸请来医生，又给我打了针。住在村南头的老三奶奶听说后，还主动过来帮我收了魂儿。

我一直昏睡了3天，娘破例歇工陪了我3天。后来我常想，那肯定是我童年时代最最幸福的3天。

奶奶说，那一年，我4岁。

（《散文百家》2011年第3期女作家专号

《散文选刊》2011年第8期

获第七届河北省散文名作奖二等奖）

三十六里路

世上的路有千万种，有陆路，有航路，有水路，还有心路。每一种路又有千万条。就拿陆路来说吧，有蜿蜒崎岖的山路，有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有高低不平、狭窄、坎坷的羊肠小路，有断头路，有回头路，有……在我四十多年人生的道路上，有36里路，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影响最大。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在大海上漂流，那它就是一座航标；如果我在陡峭的山路上夜行，那它就是山顶上的一座灯塔；如果我在漫无边际、杂草丛生的田野里行走，不知路在哪里，不知走向何方时，那它就是一枚指南针；如果我行走在路上，觉得累了，乏了，甚至想停下来时，那它就是一针兴奋剂，或是一顿美味大餐……

20多年前，一个8月份的一天里，我骑车带着行李、书包、书箱子。父亲的自行车上，带着满满一大口袋粮食（把粮食交学校食堂），我们一起向36里地以外的县城奔去。这一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中学。

路上，父亲给我讲起他小时候，去3里地以外的村子读私塾的往事。由于父亲聪明好学，老师特别喜欢他，让他住到自己家里。但好景不长，奶奶怕父亲学成远走高飞，就坚决地把他叫回了家。

可怜父亲只读了3年私塾，就与学校决绝。听着父亲的话，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一路上，车子骑得飞快，像有顺风推助着一样。

当时，父亲在乡镇企业里担任业务厂长，经常外出。但只要父亲回到家，就为我往学校里送食粮。

从初中到高中，从乡镇中学到县中学，是个不小的转折。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要住校。当时，学校规定两周放一次假。但从小没离开过家的我，尽管觉得自己不娇气，挺坚强，可毕竟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很想家。我儿时的伙伴、同学文艺，因受不了想家的煎熬，入学一个多月就辍学回家了。她的离去，使本来想家的我更加孤单。有几次，我也动摇了，有一回甚至佯装生病让同学送我回过家。在这时，父亲来学校了。见到父亲我是又激动又难过。我没有亲口对父亲说出当时的心情和想法，那时，还不习惯向大人倾诉，特别是向父亲，我们几乎没有深一些的交流。父亲见了我也没说，但我分明感觉出父亲察觉了我的心病。父亲把母亲给我做的咸菜和蒸的包子拿出来，又带我出去到大街上走了走，给我买了炒花生。父亲临回家时，思量着，很小心，又像是早有准备似地对我说，现在还是小啊，等以后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忙得就顾不上想家了。

周末，我骑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思绪像无数只风筝在空中飞舞。我想，父亲来学校一趟，呆的时间也不长，看似轻松，但父亲的心里并不轻松。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聪明、睿智，有远见，勤劳又豁达，有天大的事心里也能装得下。我们兄弟姐妹5个，从小几乎都没挨过父亲的打，就是说话，也没对我们亮过嗓子。父亲总是以那种思量的，不肯定的口吻，恰到好处地点化或者启发我们，或是讲一点浅显的道理，更多的时候是以事例说明，让我们从中去领悟，去体会。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父亲多年来，把多少辛劳、希望都洒在了这条从老家通往县城的路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因家里吃饭的多，挣工分的少，每年总是缺粮。为了补贴家用，奶奶在家里养了多年的母猪。每当母猪下了仔，喂一段时间后，父亲就把它用自行车载到天津一带去卖掉。或许

是为了猪多能卖个好价钱吧，每次在卖小猪仔之前，父亲总是先到县城的大集上，买几个头稍大一点或是差不多大的猪仔回来，然后连同家里的一块卖出去。父亲走这条 36 里的路，就像南屋北屋一样，不管风霜雨雪，也不管春夏秋冬。

特别是父亲卖竹筐的日子，让我终生难忘。每年一进腊月，父亲天天夜里两三点钟起床，载上七八十个母亲编的小竹筐，到县城的大集上去卖。如果赶上刚下了大雪，父亲就得连续几天站在雪地里卖竹筐。路滑车子不能骑，只好一步一滑地推着走。一路走下来，常常是汗流浹背，棉裤棉袄全部湿透。

这些年来，一直珍藏在心里，时常偷偷拿出来与现实作比较的，还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记不得是秋后还是隆冬了，我的大舅舅要结婚。爱好的父亲，觉得这是件大事，绝不能太寒酸了。我依稀记得听父母亲在商量，要随 15 块钱的礼钱。要知道，当时的工值很低，一个男劳力挣一天的工分才值 5 分钱。接下来的几天，忙了一天的父亲，就在晚上用自行车载上几麻袋棒子瓢（玉米芯），去 36 里地以外的县城旁边的一个村子，把它卖给包子铺或是馕子铺当柴烧，一斤棒子瓢卖 3—5 分钱。父亲一晚卖 3 趟，往返 6 次。一个晚上穿梭 3 趟 6 次，3 趟 6 次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远而且不好走的道儿，我那要强的父亲当时是怎样完成的！我不知道父亲到底这样辛苦了几个晚上，才把礼钱凑够。

想到这些，我哭了。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父亲把心血和汗水洒满了这条路。尽管这是一条小路，36 里地，其中有 18 里地是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但这分明就是父亲给我们铺就的通向未来的阳光大道。

就是沿着这条路，父亲把哥哥送到了高中，又送到了大学。（后来又把我，把妹妹，把弟弟从初中送到高中，送大学）。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慌慌的，不由得自责起来：月新啊，你这是怎么啦？不就是想家吗？在家守着父母，是事事好，处处好，但是，你想长知识，长本领，在家怎么能成呢？父母就是因为读书少，才豁出命地供应我们读书。母亲的乳汁再香甜，也有断奶的时候；家这个窝